

萧乾散文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傅光明编 下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已出:

鲁迅散文 1-4

梁实秋散文 1-4

徐志摩散文

胡适散文 1-4

梁启超文选 上、下

沈从文散文 1-4

郁达夫散文 上、中、下

钟敬文散文

庐隐散文

谢冰莹散文 上、下

朱湘散文 上、下

张中府散文

梁遇春散文

朱自清散文 上、中、下

萧红散文

艾青散文 上、下

臧克家散文 1-4

李广田散文 上、中、下

钱歌川散文 上、下

孙犁散文 上、中、下

凌叔华、陈西滢散文

曹聚仁文选 上、下

茅盾散文 1-4

丁玲散文 上、下

冰心散文 上、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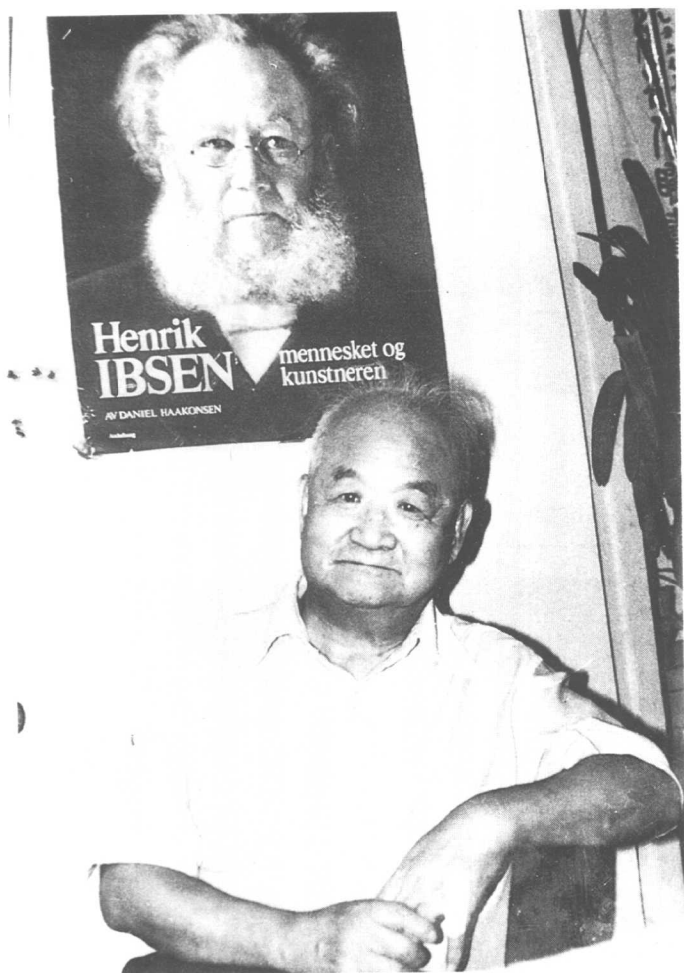
石评梅散文

许地山散文

叶圣陶散文 上、中、下

俞平伯散文 上、下

郑振铎散文 上、中、下



1994 年摄于易卜生像前



写作之余，萧乾浇花自娱。



1990年6月2日，萧乾在上海巴金寓所与这位30年代结识的“挚友、益友和畏友”相聚。

目 录

卷二 特写

平绥道上.....	(3)
鲁西流民图	(20)
大明湖畔啼哭声	(24)
宿羊山麓之哀鸿	(28)
从兖州到济宁	(36)
灰烬	(39)
三个检查员	(43)
安南的启示	(57)
刘粹刚之死	(70)
林炎发入狱	(83)
阻力变成主力	(92)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98)
记坐船犯罪.....	(106)
科学在第二次大战中.....	(117)
欧洲往哪里去?	(122)

战时英国印象·····	(130)
剑桥书简·····	(136)
战争与宗教·····	(142)
滇缅路开放之前·····	(151)
血红的九月·····	(156)
伦敦三日记·····	(165)
矛盾交响曲·····	(175)
银风筝下的伦敦·····	(181)
妇女在战争中·····	(192)
一九四〇年的圣诞·····	(197)
进攻的故事·····	(203)
一九四〇年欧洲稗史大观·····	(212)
活宝们在受难·····	(226)
舆论·广播·宣传·····	(232)
疏散与失学·····	(243)
美国印象·····	(247)
由伦敦到法兰克福·····	(261)
纽伦堡访狱·····	(278)
仆仆风尘到慕尼黑·····	(285)
阿尔卑斯雪岭·····	(295)
从德奥沿意瑞边境到巴黎·····	(308)
瑞士之行·····	(320)
劫后的马来亚·····	(333)
冷眼看台湾·····	(356)
琼岛不是太平岛·····	(366)
进军莱茵·····	(371)

柏林那趟·····	(383)
万里赶羊·····	(393)
力挽狂澜的丘吉尔·····	(408)
顶天立地戴高乐·····	(414)
混世魔王希特勒·····	(422)
纽伦堡审战犯·····	(427)

卷三 杂文

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 ·····	(435)
我们太拙于国际宣传·····	(437)
给英国老约翰·····	(440)
法治与人治·····	(443)
玫瑰好梦·····	(447)
神游大西南·····	(451)
二十年后之南京·····	(457)
新旧上海·····	(465)
中国舞台的歧途·····	(475)
中国音乐往哪里走? ·····	(480)
侦探小说在华不走运论·····	(485)
联合国: 美国的牺牲品·····	(489)
托治: 联合国的试金石·····	(494)
“上”人回家 ·····	(499)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503)
猫案真相·····	(512)

倘若我是一个日本人·····	(519)
----------------	-------

卷四 谈书

奥尼尔及其《白朗大神》·····	(523)
评《青的花》·····	(531)
评《虫蚀》三部曲·····	(536)
评《出奔》·····	(545)
《财狂》之演出·····	(552)
詹姆士四杰作·····	(557)
《创作四试》前记·····	(577)
《虾球传》的启示·····	(586)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595)
《好兵帅克》·····	(605)
说说这出戏·····	(613)
读《浮躁》·····	(627)
一代的反思·····	(630)
读长篇小说《战争和人》·····	(635)
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长卷·····	(639)
丝韦的自我反左·····	(644)
从竹林的《女巫》谈起·····	(647)
一阕悲怆协奏曲·····	(650)

卷二

特
写



平绥道上

年青人，（西北夏国的长者说）又来调查了。去年秋天才走了一批。年年一群一群的洋装学生跑来调查，追问我们有多少只“破鞋”，追问我们有多少杆烟枪，好用那个数目对付教员或读者。可是，这于西北民众有多少好处？你们自己说！你们逼着本地人带去逛“破鞋”，明里说是调查，去了也搂搂抱抱。高雅的，去看看古迹。在一块荒土的昭君墓前，凭吊凭吊，跑到禹王庙去便叩一个头。然后，你们原车回到了北平，挺着胸脯儿告给国人说，我到过西北了，而且得到了第一手的材料！西北神秘的荒唐给了你们说谎造谣的机会，你们给西北的却是些什么呢？

我刚走到关塞，就给这样的一位长者拦住了。回去罢，他说，用其余的时候写一部《破鞋艳史》，你的报告不会比去了那边少惹人的注意。一个病人给十个医生戏弄地诊了脉，却没有一个给一剂定命药，吃后，对于一切医生都会讨厌的。你这调查者纵受不到西北民众的棒打，也决不会得到诚意的

迎纳。

我不能回去是再明显没有的了。对饯别者我曾豪兴地述了我的行程，好像签了一纸契约，十五天之内，脚不站北平的尘土一样。我怎么好意思在吃了人家送别饭的第三天，就被人在原来城市的马路上发见呢？回去虽办不到，但这长者的话却给予我旅程上一个新的提示。

我答应他：我来看看，绝不用西北的大地名回去骗人，我的胆量只容许我沿着守有军警，设有旅馆澡堂的平绥沿线都市走，我自认看不到西北的灵魂。我答应他：我不去搜集烟枪的杆数，“破鞋”的户口。自知与西北解放和救助无益，也绝不骑在经济破产后西北特殊的娼妓身上，发散我在内地不敢发散的粗野，增加我这个年青人的罪恶。并请他相信我从没写过艳史，也不会把“破鞋”浪漫化了，在日报上给大都市住客们开心。我此行只是看看而已。如果我要说什么，也止于说所见到的，不引用惊人的数字，不诗化丑的现实。

我劝你别去，他不甘心地说，你偏要去。年青人好奇心盛，短不了一点拗劲儿。我放你过去。但记住你才说的。别凭着调查者的执照叩西北的门。

我点点头，轻松地走出关去了。

二

关外的山峰像条条多筋的铜臂，余脉长长地伸入稀疏的小村舍中间。我们的车就在铜臂的阴影下爬，有时还要钻到铜筋里去。排排的油麦梳着车中人的眼目，葡萄架扎成蜘蛛网的形体。土的城墙笼罩着土的矮屋，城门处贴的是红锡包、

美女牌烟广告。近河套肥沃的土壤盛开着罌粟花，颜色配置的冶丽，像在伫候内地诗人去徘徊。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着棕白诸色的马匹，嘶叫的声音惊不了山穴中沉酣于毒物的居民。

有谁个保守者还在追念着未现代化前的北京，我劝他出关去看看。齐整的方城还那么宁静。窄窄的街道晴时是香炉，雨时便是泥粥。路旁摆着各行摊商。吃吃的拉锯声和叮铛的打铁声伴奏着。粗大的汉子抡起大锤来，迎头一下，就是一团火花。菜馆门口坐了口呀丈长烟袋的掌柜，隔壁私塾里还有成群的孩子喊读着《孝经》。高额隆颞的蒙古人，负了被包沿街走去。到深夜还会有募修大雄宝殿的僧人，敲打木鱼金钟向你化缘。

关外的更析分外清脆，街心的警察也见得忠厚而带点憋气。突然，一乘高鞍白马飞奔来了，尖锐的鞭声吓开了小辮儿驴夫。长袍绅士立在汉、蒙对照的布告前，朗声长读去年官家的令文。世家门前还悬着御赐的“文魁”匾，矗立着“节烈”牌坊。城隍庙壁上还保留着秀才的榜纸，经年的雨水冲不净历史的虚荣。

一匹骆驼惊了，路人一起在它后头追去。连小孩子都有胆量，有义气，就地抓把沙土向那兽物深陷悲戚的眼边扬起，想迷住这用大脚丫奔跳着的畜生。

当唧唧的铜铃系在每匹骆驼的项脖间，稳重地向着长远，寂寥的天边迈进。

三

在地理的接近上和市面繁荣上，张家口是关外第一镇市。城倾斜地建在山坡头，坡的高处是上堡，低处是下堡。这是横的分界，经过大水的教训后，民14年建了一座清河桥。于是，纵来说，全市分桥东和桥西，桥两端都有省府树立的忠孝格言。

如果是夜晚下火车，站台出口道上照例是站满了旅馆的招徕人。每人手提一盏书明字号的纸灯笼，火龙似的一字排开，鸡鸭似地争抢着嚷出旅社的名字。每个声音都企图压倒另外的一个，结果除了一片嘶喊声随着灯光摇摆，什么也别想听见。

街上多是蘑菇店，高丽纸上写了“上等”、“顶上等”、“特别上等”一类以“好”为起点的字样。补碗人担着挑子，响着铃铛沿街走。街心立定了黑衣的警察。不需要申斥，人都靠左边沿着桥走。走到桥头不由你不为那“忠孝仁信，礼义廉耻，诚诚恳恳，你去实行”的木牌所吓住。

白荷叶帽上刺了“奋斗”红字的是当地驻防军。紫红的脸，天不怕地扛了大柳棍在街上走。“这是老国民军！”

太阳一擦山边，夜游的人就由上堡倒下坡来，直倒进花园去。这是一个任人游玩的私有花园，进门处题的是“静观”。在小堂子里招待一天客人的娼妓，莫不需要一个时间呼吸空气散散步，于是花园柳堤上三五成群地徘徊着许多艳装女人。有养女的携着养女，没有的则或把另外一件漂亮衣服挂在臂上。商铺的伙友和社会人士有权利来瞻仰，论评，或

飞一个眼风。因此，挤在红粉旗袍间的是些对襟小褂。家庭妇女来游的，没有一个男家属步步紧跟可不成了。

第一顿饭就遇到了有雅座的饭馆。（雅座据说即是有女人伺候的意思。）那是一个临近桥畔的小楼呢，座位选的刚好靠栏杆。一个未失村姑气的女人，黑粗的脸，穿了一件更黑的袍子，把身子伏在栏杆上，似在遐思，偶尔却向马路上的车座打一个招呼。她是要我来请的呀，但我没想及如何说第一句话，忽然，像是不屑睬这拙笨的食客似地她反过身了，由袋里掏出一团花红的东西撇着嘴，抽出来一件宝贝。那是一条印度绸手绢儿。平平地把它放在凳上，又去抽第二件。那是一个粉色的荷包。及至使她那一团胜利品逐一地平放在凳子上后，见这食客仍在低头吃饭，于是，她喃喃地自语起来：

“三天工夫使去了多半瓶！”举着一瓶廉价的香水似骄傲又吝惜地说。

这无视同在者的夸耀招气了我，但我仍在喝着我的口蘑汤。终于，另一个饭客把她唤到对面小间去了。我无从眼见他们的亲昵情景，但我听见她在数说昨天什么副官请她听梆子戏的事。

街上灯火稠密起来时，许多闲散人堵在巷口去听布店的话匣子。刘鸿声的嗓子使这些欣赏者忘掉天气的燥热。点缀街景的仍不缺乏丽装的女人。而且我看见了那饭馆里的女人，臂倚在另一个女人肩上踉跄地走。

杂在食物铺间的妓馆门前热闹了。盲歌者携了弦乐器，向乐户的门槛处摸。

虽然马路上偶尔也飞过一辆汽车，骡子车在这大市镇里还算是交通工具之一，就是这样一乘骡车，蓝的篷子，坚实

的宣化府御者，爱摆耳朵的黄骡，把我送到赐儿山下。说本地名胜就数这里了，那条攀山的汽车路告给我们“要人”如何喜欢到这里来。

大境门确仍保持着镇威夷狄的气魄。巍峨的城楼壮壮地题着“大好山河”，旷敞的黄土道仍有着古往的意味。汉、蒙商贩，赶着牲畜向山沟处走。轿车下徘徊着寻食的猪仔。山上还留着古箭楼炮垒的痕迹，用那个，我们曾镇吓过别的民族。

四

像罗马战士冑甲的眩目，车到大同站时，特别是在夜间，站台上布满了闪烁的铜器。如定州眼药或滁州网篮一样，大同的铜商选本地最精致的出品供路过的行人买去作纪念。

被历年攻城军打满了窟窿的是城墙，那些炮火的痕迹向每个初游者诉说了这城在内战中的厄运。北门顶上已颓成只剩两块随时可落下来的砖头，倒悬在稀薄的土堆上，向着每日在它下面路过的千万行人祝福。什么时候，也许为了一阵风，这两三块砖头高了兴，就会在一个行人头上落了下来。

古旧的凸凹式的城墙上盖着一座业已破旧的洋楼，尖尖的屋顶也曾遭过炮火的攻打。弓形的门楣上，一壁题着“云中锁钥”，另一壁是“屏藩紫塞”。料想必是那位知府羡慕西方文明，在这纯东方式的高城上盖成这么一座高高的洋楼。

城门脸贴的是些“山西人吸山西省办的香烟”一类广告。革命的标语和破旧的匾额比赛着谁“老”。尖尖的瓜皮帽下围着黄瘦的脸。一个漂亮的女人走过去了，许多批评者都兴奋

起来。

恰巧是刚下过雨，拖车者的脚拔伸于半尺厚的泥粥里。泥路的两旁是铺户。“戒烟药丸”的条子斜贴在玻璃上，炕上横竖正躺着几个瘾者。萤火似的小灯映着桌边称货的小天平。咚咚的鼓配着天国的歌声的是救世军。灰色的制服飞在快马上，溅起细碎的泥花。枯瘦的乞丐，唱着梆子腔，向着铺主要钱。八岁的姑娘，肋间系着粉色小手绢，立在一边悬着本省军事领袖，一边是本地最漂亮女人放大玉照的照像馆门前，嘴咬着手绢儿，呆呆地瞅着玻璃窗里托腮的娇态。

城中心区四牌楼，窄窄的十字路口堆满的是菜筐布挑。往东，那泞泥得像猪圈的路旁，屹立着九龙壁。粗壮的黄绿琉璃瓦的龙身交叉地爬满了一个高大的墙壁。周围有无数小龙条条地镶成了边缘。虽缺乏北海那块的光泽细腻，却有着更雄伟的气魄。壁前立着一些碑石，记载着这壁在某年旱灾时显了如何的灵。

受到历史的特惠，大同有着许多罕见的大庙。云冈的石刻，华岩上下寺和善化寺的泥塑之伟大，说明了北魏时中国统治者的魄力与佛教魔力。几乎每个庙都有着布满的壁画，各样表情的仙佛伸着细长的手指，在云端里逍遥坐禅，白的鸽和轻的燕，一群一群地环着那巨大的屋角飞，对着每个来者呢喃地道着时光之隐秘。

虽然“妇女应以瞭街为耻”的条子贴在武定街壁上，黄昏时分，人家门口还不缺乏一些艳装的女人，露着拙笨的笑颜。常为拉车问到的是：逛不逛“破鞋”。种类不同：明的，半明半暗的。包月，靠家，凭你选。多么难为情呢，当着她丈夫和女人调笑，回过手来还由那驯顺的男人手里接一杯滚